皇清經解

12
478
141

改
20
141

學海堂

□ 12
統
卷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三

禹貢三江考

東迤北會于匯匯字解

歙程徵君瑤田著

東迤北會于匯即匯澤爲彭蠡之匯會于匯猶言會于漢也所匯之彭蠡雖在江之南而匯澤之漢水則在江之北經不直曰會于漢而必曰會于匯者漢之道里長自東流爲漢至南入于江東匯時通名漢水則止爲彭蠡之一處易漢之名而曰匯者以其所能而名之蓋古人命名惟變所適類如此如導濛東流則名爲漢漢匯彭蠡下則名爲北江皆是物也經曰東迤北會于匯者言匯澤之漢水在江之北也文從字順然後知舍是從而爲之辭者非也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

未經禹導故禹貢無文使嘗導之必書一條曰導豫章水至於彭蠡北入于江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由鄭君之注而忖度之當如是也經云東迤者爲中江鄭君補義曰東迤者爲南江然則經云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鄭君補義之意自必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南江也惟認清會于匯匯字爲指匯澤之漢水言則會匯之義明而迤北會于匯之義益明迤北之義明則東迤者爲南江之注義無不明矣何也數義俱明然後知末東迤時無南江之名亦無中江北江之名更安得有三江之名然後知三江之名分於彭蠡而有彭蠡既分而下欲不名之曰三江而不可得此揚州之域所以起於彭蠡而三江所以爲揚州之所專者也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迤者句之義

南江未經神禹濬原故經文無頓放處余已詳言之矣經文不見鄭君作注必須補出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作傳者之體裁即作注者之義例余通觀禹貢可補南江者三處其一在三江既入句蓋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乃名三江此處補出則三江字不落空矣然必先詳敘北江如何中江如何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之曰三江既入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北江句蓋北與南相配無南江安得有北江此處補出則北江不落空矣然經已見中江則敘北江不能不敘中江言中言北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東爲北江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中江句蓋北江在中江北則南江必在中江南此

處補出則禹貢中江之名含意未申弦外響味外味於斯盡露矣然東爲中江在會于匯下此時南江已入江中與中江各占一分矣若曰東爲中江者爲南江夫中江安得復爲南江哉其爲不辭殆有甚焉惟峴江東迤時恰逢南江從彭蠡入江而來會當此之時不先不後是一是二中江去此而得名南江卻從此而出現曰東迤者爲南江信乎南江實東迤者爲之也柳鄭君之注三江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此言正須善會不曰於彭蠡下分三江爲三孔而曰三江分於彭蠡者言三江之名於彭蠡中始分出也若未至彭蠡時除南江未見不在算而江無所謂中漢無所謂北先時者躁非鄭君之注例也若已過彭蠡乃分三江則必曰彭蠡下行若干里後時者需亦非鄭君注例也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猶言三江分於彭蠡爲中江南江北江乃與東迤者爲南江句共一鼻孔出氣呼吸相通豪髮無憾矣然後知鄭君之注南江與其注三江也獨不引地理志以證明之者實有見於地理志之三江非指謂禹貢之三江具一隻眼以觀書者也

論導江篇東迤北北字卽指謂漢水之義

東迤北會于匯匯卽導漢匯澤之匯北卽指謂漢水也漢水南入于江又東焉雖匯澤而迴旋前行依然由江之北岸故謂江之迤漢爲迤北也江水東迤迤訓邪行亦訓邪倚江水倚於漢與其所匯彭蠡之處而相會焉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也導漢導江二篇對偶之文試合觀而竝讀之覺江漢交錯五沓於彭蠡

之中情狀畢露不須辭費自見了義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之勁力足敵江而匯澤爲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北江也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是會漢所匯之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中江也漢跨江而匯澤江倚漢而會匯經言二水相爲伯仲先分後合既合復分一爲北江一爲中江以入于海將經文字咀句嗛而讀之義自見矣

論禹治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禹治南條水止江漢二水耳而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禹隨山刊木以奠大川而至於此見江右一片地周遭數百里洪水汎濫連接江漢過此但以一江爲咽喉納者多而吞者少然吞者雖少而納者以多迫之上流之來者迅急則下流不得不滿而溢矣夫上流不由地中行而欲下流之由地中行豈可得哉神禹於此攬其大勢計惟有使其上流所謂周遭數百里者匯爲大澤貯而容之以殺其來多之勢吾壹不知其致力於此果何如也然伏讀導漢篇曰東匯澤爲彭蠡意神禹於此必非袖手而觀之蓋有匯之之法矣考工記匠人之職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勾於矩以爲淵是卽匯澤之法也按江水至此東行者轉而東北行是其體本有勾勢上流之來必觸其勾勢之內吾意神禹必多方盡力於此也故經文曰東匯澤爲彭蠡是匯澤者禹匯之而爲彭蠡者禹爲之也吾壹不知其致力於此者果何如也要之必用爲淵之法使之自瀦自滀

以成其爲數百里之大澤也故經文曰彭蠡既豬必其先未會匯澤水不能豬故汎濫爲患而下流不能奏入海之績自禹導漢水使匯澤爲彭蠡又導江水使迤漢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自亦由所匯入江與中江北江竝行而爲南江以成三江莫不由地中行而入于海矣故曰禹導江漢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也不此之務而昧於爲淵藪之法績用弗成良有以也禹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今河間俗呼無山府禹見其地廣莫無山可疏之爲九河以殺河勢使之安瀾入海與匯澤爲彭蠡以容江漢之汎濫同一萬世永賴之成規也九河之塞人皆惜之而匯澤之功人無稱之者何也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彭蠡下一江總束爲三江之咽喉上流三水皆非常之原咽喉以狹小之地而納紛沓錯來之水然網處雖小而不能減來水之多此禹未治三江之先揚州至海千有餘里之水所以汎濫懷襄人不得平土而居之而震澤之爲南國患者亦因江水溢而侵之相助爲虐益恣其震蕩而不能定矣禹隨刊至此綜攬南方大勢江漢之水最大至於荆揚之交又加以南來北入於江之水錯出竝行而咽喉之小則以江體兩岸皆危磯鉅石坐崖束之非可疏之使廣而濬之使深者也惟有上流南望一片壤地數百餘里渾無際涯亦皆爲洪水所漫然尚匯之爲大澤則足以豬不可限量之水而諸非常之原迸至而爲咽喉害者亦可仰而納之以分殺其勢漢水之從北來而入於江也本有

向南之情而南岸恰有數百里之壤地以當其衝匯爲大澤惟
漢水足以任之禹乃相其形勢立厥章程起而匯之而爲治南
方水之第一功也匯之奈何其一在驅除其汎濫之水使之不
瀰漫宜用行奠水法也考工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是也其一在收攝其汎濫之水使之有所容宜用爲淵法也考
工匠人職曰欲爲淵則句於矩是也二法雖傳於周世然恐皆
大禹之遺軌磬折參伍人巧極也水性就下神明其法行之雖
難然其勢猶易句於矩天工錯也以水治水小用之其效當可
立睹而匯澤爲彭蠡其理其物至大至博卽能遵守其法而會
通其義恐戛戛乎其難之也是故非禹不能造此法非禹不能
用此法非禹不能用漢水以匯澤非禹不能匯漢水爲彭蠡二

江之能疏通其咽喉而使之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厥功大矣
其法良哉禹治水之神也在知漢水之能匯澤爲彭蠡在能令
漢水匯澤爲彭蠡而已矣蠡匯漢水爲彭蠡則漢水太半歸彭
蠡矣其又東而爲北江豈多也哉江水會于匯亦必以其半歸
於彭蠡其又東而爲中江當亦不能過多矣至於南江之從彭
蠡出也窟宅於彭蠡者多而出而入江又東焉以爲南江者度
亦與北江等耳信乎匯澤爲彭蠡爲治三江之第一功也故禹
貢敘揚州曰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彭蠡
能豬而後三江可入至於陽烏之居震澤之定遹觀厥成不勞
而坐享之可也夫水何治在治澤澤何治在治之能容汎濫之
水而使天下之川皆由地中行以入於海而人皆得平土而居

之已耳然有天成之澤有人爲之澤天成之澤震澤是也人爲之澤禹匯漢水爲彭蠡是也使前之人能知漢水可匯澤爲彭蠡也夫宅有九載績用弗成者哉甚矣禹之神也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酈氏注

三江之說据禹貢經文漢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所以名之曰北江中江者禹見豫章水亦從彭蠡入江而又東之故坐以南江之名然後先呼漢爲北江先呼江爲中江以待之合北中南而爲三故禹於揚州彭蠡既豬之文而繼之以三江既入是北中南之名禹之所命而三江之名亦禹之所定者也班氏明知北中二字原藏有南字而紐於漢江豫章三水會彭蠡後已竝爲一江於是疑不能明不敢別白一

江水中有所謂北江中江者故其志大江也於蜀郡瀹氏道下曰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七郡者蜀郡南郡江夏九江豫章丹陽會稽也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全不涉北江中江字其志分江水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亦全不涉南江字蓋班氏於大江分江專志其兩水分行過郡道里入海之處而已不計其爲北江南江也余因据班氏說以考水經水經亦無北江南江之目然後知水經之紀大江分江殆與班志同也按水經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第二个其一互譌在東北流下酈氏已不能是正今阮中丞浙江圖考正之）疑義頗析金輔之讀亦如是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水經之文與班氏

志瀹氏道之江水石城之分江水遍一無二無南江之名亦無
北江之名也余按言岷江者以經流出岷山東入海配石城分
江水行至餘姚入海分兩派相對言之止二家一爲班氏地理
志一爲水經然皆不牽連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可見硬以分
江水爲南江者先秦兩漢之人無是說也班志之有三江名也
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縣下曰江在北東入
海揚州川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
見揚州川者據周禮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職方氏曰揚州其
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故班志山陰
縣下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吳縣下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藪觀
其言揚州山揚州藪者皆與職方氏合則知其所謂揚州川者

乃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故與職方氏之九州與禹貢異以禹貢
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又分冀州地別置幽州幷州故禹貢無
幽州而班志兩見幽州寖無幷州而班志兩見幷州川又見幷
州山幷州藪幷州寖是又班氏全據職方氏以志揚州其川三
江之訛證也蓋班志以職方氏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分作兩
事故其立說兩不相蒙也酈氏之注水經也於水經大江分江
之文錯互處未經詳覈而更正之於班志之同於水經者亦未
之深考至班氏之言職方之三江不與大江分江涸号者酈氏
非不肄業及之而卒不求甚解遂乃於水經其一東北流又過
毗陵縣北爲大江之大江字竟以爲北江而注之曰經書在北
則可余按趙一清錄本作大江其所據者必流傳善本也豈酈

氏時所見本已有作北字者耶今刋本盡作北江蓋依酈氏本也然余據水經分江水不作南江斷其過毗陵北者必是爲大江必非爲北江也今酈氏既以大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引地理志而又改之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按地理志石城下言分江水首受江一事也於吳下言南江在南又一事也分江水之與南江全不相涉今乃因誤認大江爲北江遂拉扯分江水爲南江而謂江水入合石城之大溪溪首受江逕其縣城東又北入南江於是歷敘南江曰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注于南江南江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吳安溪旋溪水注之又北合東溪水又北左合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又東有釣頭泉流于川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按此太湖之西口上受南江者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方員五百里東則松江出焉松江自湖東北流逕十七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按此太湖之東口出爲松江從此又奇分爲三者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八小湖爲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按庾氏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爲松江下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谷水自湖東南行豈庾氏所謂東江與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瑤田按酈注引地理志而增成其說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然考班志但言吳縣南江在南未嘗言自石城至吳南盡爲南江而酈注據之爲說則謂江水自石城入貴口又謂

合大谿水其水亦先受江水又入南江者然則石城首受江有兩口一爲貴口卽南江一爲大谿口又入南江者也據此則南江之來遠在具區之西東流若干道里乃始入於具區行盡具區而又東焉始逕吳縣之南與班志但言南江在吳縣南者不合乃酈注必增成班志云爾者其意以爲大江旣爲北江則南江豈能逃乎分江水之外哉然余涵泳班志竝不以分江水爲南江水經又不以爲南江不知酈氏何所證據於首受江下大書南江且再三書之又重疊書之至注於具區之後而曰東則松江出焉夫松江近於吳縣者也則班志所謂南江在吳南者恰可相接故酈氏以分江水增成班義如此然班氏志於石城固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分江入海者正同絕不牽連東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所以酈氏於此欲求其說而不能爲之辭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而於水經餘姚入海下則曰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此又似不以注具區出松江以入海者終南江之說而以南江枝分者畢之蓋亦胸無定見故於篇末結之曰東南地卑故川舊瀆難以取悉粗依縣地緝綴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然則酈氏於此注亦莫須有之辭要之班志水經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他書絕無確證卽言三江如

職方氏越國語大抵皆在會稽郡近海之地雖不合禹貢猶是
入三爲衆之論酈氏劈空以分江水爲南江注水經一正流一
枝流正則由具區松江入海似應吳縣南江在南之文枝則由
餘姚入海又似應分江水首受江之文其究也無所折衷後人
烏從下斷語耶余考班書之志岷江止大江分江二派若以大
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中江又安在乎細檢班書竝無明文其
志於蕪湖下也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亦不言蕪湖又
有分江水首受江者也今酈氏既附會毗陵之江在北謂指大
江爲北江附會吳之南江謂指分江水爲南江勢不得不附會
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爲禹貢之中江不知班書明明
以蕪湖中江酈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三見揚州川以全職方
氏之其川三江今復又以蕪湖中江上酈瀹氏道之岷江石城
之分江既不分於彭蠡又不於瀹氏道石城兩縣中略見其以
南北酈中江之指鵠突樹義不亦僭乎

瑤田按班氏不以大江爲北江不以分江水爲南江其智加
於酈氏一等惟檢其志江水絕不及中江豈其轉喉觸諱亦
由其於禹貢經文曾未字過以讀之也

再論酈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余涵泳水經經文而知其言石城分江水也其原本蓋曰從阮中丞是正本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據此則大江分江兩股最爲明辨而酈氏所見本轉寫譌互則曰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

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大江分江竝
係於第二个其一下而又譌大江字爲北江鄭氏不能是正乃
强作解事以注之曰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也丹徒
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
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
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之誤矣鄭氏此注認
作轉寫譌本爲正本將兩股合爲一流自然疑不能明矣然不
能逸去此條而不爲之注也於是又引地理志稍爲增成其辭
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意蓋以大江爲北江不
得不以分江爲南江因疑班氏志分江水於石城與其志南江
在南者爲一水相貫遂紐合二志爲一事而坐實南江於石城

分江水中自信不疑而注之及至長瀆歷湖口而謂南江注於
具區於是縱言具區修陳衆說而注之曰東則松江出焉自此
以下不言南江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又言范蠡出三江口入五湖中而斷之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
不與職方同又引揚都賦注松江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
爲東江與松江而三又斷之曰此非禹貢之三江也又引吳記
言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而出之曰谷水逕由拳縣故城嘉興縣
城鹽官縣故城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然其所謂南江者於茲亦
不終其說焉及其復注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也則曰
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
非班固所謂南江也故卽引郭景純之言三江曰岷江松江浙

江而斷之曰浙江不與岷江同然當時作者述誌則又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按又爲江遥接於是終作者述誌之言而注之曰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赭山南官倉餘姚縣故城南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鄮氏雖如此說然不過據所見所傳聞參以臆見以終三江之義而究無定論故結之曰東南地卑濤湖泛決觸地成川粗依縣地所纏未必一得其實余於鄮注紛沓糾纏悉心別白而知其胸無定見故於具區出湖入海處一則曰非禹貢之三江於南江枝分至浙江浦陽同會歸海處又曰非班固所謂南江雖其所定之北江南江自以爲豁然確斯然有北有南必有中江亦當直下注腳明白指出以曉人乃滔滔數千言反復疏證絕無一語及中江者蓋其說未嘗非藍本班志故其定岷江爲北江也實暗據毗陵江在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皆爲北江其定分江爲南江也實暗據吳縣南江在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至首受江處皆爲南江而不得不逞其胸臆以增成之至於中江自亦妄意蕪湖中江出西南者暗據以定之然其所謂南江者實於班志未得其審則其所暗據者昧昧思之尚在若滅若沒中而更欲多方攙攙以說中江吾知其難矣

瑤田按昔人無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岷江不能爲北江奪取

後世言三江者不肯捨去分江水之南江是以岷江爲北江久假而不歸也此獄不難片言折之据定班記水經二家所錄分江水無南江之名以問鄮氏鄮氏安復得作聲耶雖然此獄卽不折禹貢經文固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

論匯澤爲治水一大法

治水貴於洩也而尤貴於豬匯澤者豬水之法也江自彭蠡以下入揚州之域何以謂之三江也曰以一江而納上流江之水漢之水豫章之水三水會而併爲一江故謂之三江也然則彭蠡未豬而三江之水何以遂不能入海也曰水之納也太多而咽喉太小無他處足以分而容之故壅塞汎濫其水不能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蓋以三江上流其水之分數而言之江水自得其十分漢水得其十分豫章之水又得其十分合之爲三十分江自彭蠡以下僅以十分之地而受三十分之水欲其不滿而溢也得乎禹之隨山刊木而至此也放眼而觀其水勢見漢水之南入於江洶涌澎湃冒過江水而上之然前路壅塞不能直行遂橫冒而南汎濫焉而無所止而江水反潛行於漢水之下然已先於其前路而壅塞之亦不得不橫冒而南與漢水同其汎濫而無所止也然而不但已也江與漢橫冒而南而南來之豫章諸水又將橫冒而北而前路之壅塞者愈益怒號噴裂逼迫而不可通禹於是一眼看定北水冒南者勢不能反而南水冒北者終不能通幸有江之南岸數百里之一片地足以匯爲大澤以豬此三十分太多無地可容之水夫然後減其太多

而其少者乃可納而吞之由地中行三江可以入海矣其匯之奈何禹所目驗者漢水之力最大能冒過江水而上之又能橫目而南則匯之之法非藉漢水之力不能爲也吾涵泳經文而知非漢水不能匯亦涵泳經文而知匯之實由於人爲亦實由於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何也匯之之法在考工記匠人職欲爲淵則句于矩是匯澤之法也然匯數尺之淵人皆能之卽匯數丈數十丈之淵亦猶優爲之也今乃欲匯數百里之大澤而爲彭蠡也夫豈易言哉故曰必由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也今日者想其匯澤之後則漢水之十分可分其五六分以容於彭蠡江水之十分可分其四五分以容於彭蠡豫章水之十分其容於彭蠡而不出者亦當六七分也綜計

江漢豫章三十分之水其因神禹之匯澤而容而豬之於彭蠡中者已殺去其太半是三水之洪濤瀾汗而東者不及三十分之半也三江咽喉雖小豈十有餘分之水而猶壅塞難吞不能由地中行而奏入海之績哉故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自然之效也三江入海而震澤因之底定順而撫之何難之有哉吾故曰南條治江漢之水匯澤之功其犖犖大者也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若夫洪水之難治也若無洩之之法耳疏九河者洩水之法也河出積石爲中國河禹導之自龍門鑿山穿地由北而南又東之又北之至于大陸雖以大澤不足以容之而殺其噴怒之勢禹導河至此見今河間一片大地四望無山今俗號其府曰無

山府是可以分散其水勢使壅塞者多其徑路豈惟是參之伍之而已也疏之爲九條一河不能吞者寧九河而猶不能暢流以入於海哉然則禹之治水在能擇其地也於漢水入江之後而得江右數百里之地以匯漢水成大澤而爲彭蠡蠡旋蝸也回旋其水使匯之而自濬自深狀如蠡彭彭然大故象形名之嗚呼可謂難矣而其治河也至於大陸又得千有餘里無山之大地以疏爲九河其形胡蘇然謂其如木之扶疏四出也於是名其中一河曰胡蘇蓋象形惟肖也於斯時也命徙興役衆皆大驚因名第一河曰徒駭呼可駭也非禹其孰能任之此洩水法之大用者也考工記有攻木之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言洩水之必有其道也雖然微禹其孰能任之

論治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治水所以除水害也除水害主於洩而曷爲其必欲豬之也嘗試論之豬彭蠡爲三江入海地也彭蠡不豬則江漢爭流欲其由地中行也得乎江漢之行不由地中欲三江之入海也得乎是使三江之水終無洩日彭蠡不豬之故也故曰豬水爲洩水地也然而疏九河專以洩水也吾謂其有豬之義存焉不豬不洩不止不流嘗試言之禹之盡力於溝洫也治水之功告成而爲善後策也向使不盡力於溝洫則九川雖已滌原九澤雖云既陂已往之水害除而水害之層生疊起安知其不復汎濫於中國而爲下民昏墊之天下也其盡力溝洫也奈何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

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廣二仞謂之澮
注於遂遂注於溝溝注於洫洫注於澮澮注於川遞注之而必
遞倍其廣與深以注之所以使溝洫之水速洩焉以歸於川其
澮可立待其爲害於壟畝之水可立除也使受注之廣深與來
注之廣深同則前來者未行後來者踵至因而重之水必冒於
溝洫之上欲其洩也得乎今受注之爲廣爲深竝倍於其來注
之地是洫之寬兮綽兮非溝之戔戔者所可比也洫有豬溝水
之量乃可展其洩溝水之能故曰豬爲洩之地也嗚呼溝洫之
制不壞九河不塞豬洩互用水至即行萬世無水害可也問者
曰九河之疏主於洩而謂豬之義存焉者可得聞與曰善哉問
乎一河之不能洩也是水有餘無豬之地也今分爲九則以九
河分而豬一河之水水得所豬而無壅而不行之患其爲洩也
不愈疾哉嗚呼讀禹貢者能師其意而知其解焉然後可行其
地相度其形勢以希冀夫安瀾之效庶其日暮遇之矣乎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三終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禹貢三江考

學海堂
歙程徵君瑤田著

全氏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瑤田著禹貢三江考諸篇駁辨後世言三江必分三條水之誤今全氏臚列三江異說一一取而論之頗多斷制然卒未嘗洞泳經文灼知三江止一江之的解若不明辨恐析疑轉益增疑矣全氏又謂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九河必不可得瑤田謂江不得以河比河之徒也歷代可紀江未聞其徙烏可與河同日而語哉

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

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於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

按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說是也乃謂其道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拠其說是彭蠡止一澤下乃分三條水行至震澤合爲一澤又分一澤爲三而入海全與經文大異孔爲僞傳不足憑也宜全氏指而駁之然全氏亦主三江必有三條水故言江至彭蠡未嘗分一爲三其意仍是

要令導出彭蠡下三條水來以實三江之目究未明經文之旨也全氏又謂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據以駁孔傳江分爲三入震澤之說原屬確論然因此遂謂洪荒世江湖絕不相通則不然江湖之不通也水土平江水由地中行而湖水不來侵也若懷山襄陵山陵且不能隔截而況於隄岸乎故當彭蠡未豬之先江水南連於湖湖水北連於江相助爲虐此三江所以未入而震澤所以未定也自禹匯澤之功告成則江漢之水半豬於彭蠡而豫章水之自彭蠡出者亦納於澤者多而出於澤者少夫然後咽喉之地不致壅塞三江皆由地中行以入海而震澤亦可得而定也於斯時也江湖自然不通安得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松江爲三江之一浙江爲三江之一如全

氏篇末之所折衷以郭景純之說爲不可易也看書須具隻眼
謂其下觀千古而又能上觀千古拘于墟而爲于時夏蟲安可
與之語冰哉

全氏曰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谿諸水
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
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
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
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
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
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
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去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
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
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
地理志之說尤非也

按班氏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毗陵縣
下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無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至
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蓋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
釋之也若夫出嶓山之大江則見於瀆氏道下言其東南至江
都入海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指謂禹貢之北江而大江之分
江水則見於石城下言其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行千二百里
不指謂禹貢之南江也其不指謂南江者嫌於與岷山導江東爲中江之文
北江其不配大江爲北江者嫌於與岷山導江東爲中江之文

相背也班氏雖於禹貢經文安運筆妙未能理順冰釋而闕疑愼言頗無差謬全氏駁之所隔不止一壁至於司馬彪之郡國志瞰陵縣下曰北江在北蕪湖縣下曰中江在西蓋襲地理志之文而吳縣下獨不曰南江在南吾涵泳其文而紬繹其旨豈不以導漢經文曰東爲北江導江經文曰東爲中江獨無南江見於經文故其所襲地理志之中江北江不以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也直以爲此卽經文之中江北江經文旣無南江吾奚必爲之添足而續尾哉故不襲其南江者非逸之也見以爲經文無南江故芟而削之嗚呼徒襲地理志之文而乖地理志之實其能免於好知不好學之蔽乎然則班氏司馬氏兩志直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而全氏以爲馬因於班是蔽之中又加蔽焉良由不涵泳經文竝不涵泳兩志之文鶻突讀之鶻突解之之故也

全氏曰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於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旣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傅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

按水經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過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與班志江水出嶓山東南至江都入海分江水於石城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者相合江無北江之名嫌於與經文東爲中江相戾分江水無南江之名嫌於以南酈北坐大江爲北江也而酈氏所見之水經則謂大江爲北江酈氏遂據北江而注之引劉繇墓淪乎江而曰江卽北江也坐實大江爲北江淡信不疑蓋始於酈氏夫既以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改班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此文見於酈注蓋誤讀班志而擅改之班志尚在可覆按也今全氏之述水經江至石城分爲二者乃謂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云云其於中江闕焉此皆撮舉酈注之譌謬以附會水經而不知水經原文與班志本相合酈注以分江水爲南江一一敍而說之其究也乃謂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嗚呼班固何嘗謂分江水爲南江蓋自酈氏之誤解南北江而三江之說不可問也余別有文論酈氏誤解南北江詳說之

全氏曰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澥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

人物則蔡九峰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以合爲一江仍不可以言三江是主三江爲三條水故
引括地志三江會彭蠡合爲一江之說以駁辨之又引眉山別
味之說以爲本不足以輔鄭氏左合右會之指實則駁鄭氏之
說爲非也東坡心知三江止一水而無解於三江之名於是生
出別味之說以曲全之原不可通由其主三江爲一江者本非
有十分之見故不免援後人以笑柄也

全氏曰盛宏之荆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
江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蠡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
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
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

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
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
遠也則荆州記之說亦非也

按荆州記分岷江爲三段以爲三江無論其說不可通而與揚
州三江全不交涉全氏駁之則謂其仍一江而非三江與其所
主三條水者不相合至謂其與孔鄭之說不相遠則大不然也
全氏曰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
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
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
禮疏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意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一水或分或合之說總不足以

當三江故以賈氏爲非余則以爲三江止一江賈氏乃曰江入彭蠡復分爲三者大有語病故亦以賈疏爲非然則余之所以非賈疏者與全氏大異也

全氏曰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崏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於下流爲不向上流尋討益三江發原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攷大江震澤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

九者也

按求禹貢三江於汶山郡大謬與揚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全氏以山海經安足解尚書駁之極是然於經文三江全氏終未涵泳之而得其的解也

全氏曰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右筮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峰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

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竝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一江至今無考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

按張守節三江之說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全氏謂卽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是也而謂與水經所云奇分者奇分之說見鄭注水經無此文也守節專主其說而薛氏朱氏蔡氏皆以爲然全氏則據諸書云三江口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今又無考三江仍屬一江瑤田以爲卽實有三江乃孤懸於揚州入海一隅之地安可以冒揚州經始彭蠡歸宿入海之三江哉或全氏主三江有三水故於此說嘵嘵辨之余觀班氏所志顯云以與禹貢經文判爲兩事直可置之勿論者也又按鄭注辨揚都賦注之三江非禹貢三江雖其言若滅若沒然亦可以從此得間余因紬繹班志廻環雒誦乃知班氏以大江分江爲岷江之兩股故於蜀郡湔氐道下曰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此言岷江之正流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言岷江之分流也又知班氏以南江北江中江爲職方氏之揚州共川三江因復涵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所謂三江五湖者的是班志之說又按越伐吳戰於五湖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員五百里然則

五湖在太伯所邑之西南江環於太伯所邑之南北江環於季札所居之北而中江亦在其所環之間是范蠡子胥之言與班志通一無二與職方亦通一無二而卒無與於禹貢揚州經文所謂三江既入者經文之三江承上彭蠡既豬而言而根於導漢篇之北江導江篇之中江其三江直接彭蠡以命名不得移其名於吳與陽羨毗陵將入海處惟鄭君之注三江既入也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與其所補注南江也曰東迤者爲南江二條最爲諦當則班氏不可謂非心知其意然不能爲經文條舉其辭指出三江全踞於揚州地面以與荆州平分大界也水經之言分江與班志之言分江說將毋同但說江之正流分流不涉南江一字至於酈注未察水經之旨而認南江於分江水中及其歸宿處則曰南江東注於具區東則松江出焉直與班志南江在吳縣南經成一事此余之所未能解者也余因檢酈注而求其所以說南江之旨蓋於石城之分江水又分爲二其一自首受江即南江至長瀆歷湖口注具區出松江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嘉興鹽官等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尋其語意見吳國南字與其所引地理志相應又與其歷敘之南江相接始以此爲班固之南江與其一則南江枝分似自長瀆分出歷烏程合浙江至餘姚入海是注水經正文然酈氏乃謂非班固所謂南江至其結處則又曰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且引國語子胥之言吳越之國三江環之夫南江在三江中三江

不得無南江而鄱氏語涉兩岐安能別白以定一尊耶瑤田之意專主禹貢經文虞夏之書夫子之所刪定簡無脫爛句無譌互文從字順信而有徵至於秦漢以後言人人殊勿復聽焚若夫鄱氏之說注水經也宗班志也乃於班志水經觸處離齬胡可据之以難禹貢經文哉

全氏曰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為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為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顛倒無理然全氏斥為紕繆据松江為三江之一三江不與中北江相涉獨非紕繆乎

全氏曰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蚬江笠澤江意者即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蚬江即東江笠澤江即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

按黃氏日抄力主庾張本不足辨況又譌誤耶

全氏曰金仁山日太湖之下三江共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為松江東南為婁江北為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為之辭而不得者也

按金仁山求經文三江於太湖之下本不足憑而於庾氏之外

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即使實有其地可舉其名亦斷非經文之三江而全氏曉曉駁之豈非辭費

全氏曰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於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于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塘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

按韋曜以吳松浙江浦陽爲三江而不數大江將導漢導江兩條經文盡行抹煞乃狂悖之尤者矣足聽笑耶

全氏曰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竝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

按或說尤爲面墻虛造之野言不直一笑者也

全氏曰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郭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爲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

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淞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荊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尙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不得專屬之揚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尙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於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眾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略之耳

按水經沔水下篇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瑤田於此說斷乎不憑以與經文齟齬太甚經文北江明云漢水入江匯澤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經文中江明云江水會匯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不言南江者明明見北江中江而以南

江讓豫章水之出於彭蠡下者也據經文明說三江止由彭蠡一澤而出鄭君三江之注所謂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言一江入海實爲三水所歸故揚州之三江卽荆州之江漢行至揚界而會豫章之水成其爲三江也經文彰明較著安所謂三江必有三條水也全氏坐定三江有三水而於諸家所指爲三條水者又皆以爲無當於三江之目一一取而駁辨之惟以郭氏說之見於沔水下篇注指岷江吳松錢唐三處入海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其說亦未見諦當然瑤田專据經文爲權衡終覺不相比附故全氏之所折中者我不敢知也全氏前謂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從毗陵入海是經文三江既入之的解乃舍的解而主郭說蔽執甚焉又按全氏謂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余涵泳經文一則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一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何嘗直舍大江又何嘗遠錄湖水之支流舍大江而錄湖水乃庾氏松江東江婁江之說一隅之地何足以當一大州之川雖取庾說而駁辨之吾猶以爲辭費今更取以混經文眞鶻突之論也又全氏復据其說以決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夫既曰北江而又曰中江明是暗包南江以成其爲三江故以北江中江透出三江字卽以三江字顯出北江中江用字之妙今曰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則是以爲經文無南江矣如其說吾不知經文何以捏造出北江中江名目以誑人乎北江中江與三江合之則兩傷吾觀全氏之意欲

以經文中江還大江必不以經文北江冒大江此其聰明過人處然欲全其說計惟有以三江爲一條水以入海若欲分出三條水三處入海則經文之北江中江不召而自來而中江斷不能還大江北江斷不能不冒大江不得已生出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以曲全之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故全氏折中之論主郭景純三江之說余之不憑必以爲一人之私言而謂人能憑之我不敢知矣至其言主郭氏之說曰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欲盡合諸家捕風捉影之說舉而歸之於三江中絕不顧經文導漢導江與揚州三江一脈貫穿其源流不紊之妙舍經文而說經未有是處全氏何爲直舍大江云云卽指庾氏諸說言據諸說則中江北江與三江本不相合乃駁辨語看去似自立論可謂詞不達意又按全氏禹貢書法之說不足以解大江一瀆既表荆復表揚之疑蓋淮海惟揚揚在淮之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淮之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岱之南海岱惟青青在岱之北此表界之書法每一州必兩州共之若據此以難夏史官失書法是不揣本而齊末者也況江在荆自宜以之表荆江在揚又宜以之表揚如沱潛既在梁又在荆故兩州竝見疑者本誤何足致辨哉

全氏曰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蜀廬伐楚

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

按顧氏亦主景純之說與全氏同而全氏不牽合中江北江之文顧氏則以爲中江北江南江卽三江故全氏不以爲然也若欲牽合則必以大江爲北江與經文相戾不能全其說矣又按顧氏以中江爲吳淞謂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全氏駁之言諸湖是闔廬所開且經文中江明指大江無容附會然何不直據經文大加駁辨蓋其心之神明先爲三江必三條水所蔽所以主郭氏說以岷江松江浙江當之然不能不與經文中江北江相齟齬惟有不牽合中江北江之一法而恰有蔡傳旁通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遂拉扯以爲左證而不知其破綻立見蓋一涉三條水更不能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事之動而多連者勢所必至乃自掩其耳以爲鈴聲眞不我聞也得乎

全氏曰若胡朏明既主鄭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江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慮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無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於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按胡氏謂秦漢之間別有三江即指漢志諸說而言曰秦漢別有者其非禹貢三江可知瑤田以爲狹阨之後言人人殊者正與胡氏意同謂其與經文不合也全氏斥胡氏爲不考而出於揣度之詞全氏之斥但據今時水道以擬秦漢以前又審非揣度之詞耶全氏因謂隋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據此則吳松江出於太湖不得與大江通明矣今據郭氏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是禹貢三江各自入海絕不相通此何說耶明爲不涉北江中江實則不能不以北江爲大江不能不以中江爲松江不能不以南江爲浙江如此說三江趨之不可避之不能吾誰適從耶嗚呼舍禹貢經文而欲得禹貢三江之實此所以千古聚訟而不能定一尊者也

禹貢漢水入海說

漢水之大不讓於江其在江中能匯澤爲彭蠡水力之勁以視江有過之無不及也江爲四瀆之一而瀆不數漢者以漢入於江不能復出於江而獨入於海但能依江以朝宗於海故屈而不得伸耳然其力足匯澤顯然可見又其勢實能制江水之倚北岸而東行者占其一分觀禹貢之文益目驗而得之非擬議之詞也其不能爲瀆者分定於入江而同流屈而難伸固其所也至其水之大力之勁則有萬不可沒者神禹之著於錄也毅然不予以瀆之名而屈中見伸於字裏行間躍露其目驗之指使人涵泳其文而得之北江之名已爲特筆中江之目情見乎辭使無南江何有於北而更何有於中哉不見南江文章之空

運者也點出三江文章之宏中肆外者也彭蠡之上但見江漢朝宗彭蠡之下顯示居中控北此揚州經文大書三江既入於彭蠡既豬之下南江入而三江成對江漢言曰三江未成三江厥惟江漢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耳導沱潛殷九江所以治江漢也豬彭蠡定震澤所以治江漢也江漢治而南江來合成三江南江者禹所未經導者也然則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止矣慨自秦皇焚阮以後什一不存然三江之義完善於禹貢獨毫髮無遺憾而後人誤認三江爲三水東南支流不下數百芒芒大地各據一隅之見而指數之宜其紛如亂絲難以畫一者也故後世三江之說不起於後漢焚阮之後言人人殊論者未遑紬繹經文掇拾譌俗沿襲之說以爲典要不知北江定名於導江下江爲中江漢爲北江經文之不可易者也今以岷江正流全歸之北江是指北江漢所爲者爲四瀆之一而移中江之名於大江之外全失爾雅釋地名四瀆之指多見其說之支離而實無傷於禹貢經文之萬一也據釋地四瀆之名大禹所命者也然則漢之不得爲瀆由禹定之而禹貢導水九條連排入于海者五水以漢水與四瀆竝列敘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明江漢竝大無所低昂及讀其錫漢水以北江之名於南入于江之後又令其附庸於江與南江相伯仲以全揚州三江之目載屈載伸如月之繼日明照四方人皆仰之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而讀者瞶瞶焉何也

述瀆

瀆之爲言獨也獨大曰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此言獨大之瀆獨出獨歸非他水之所能奪故謂之瀆也又云水注川曰谿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言獨小之瀆瀆注之則曰澮澮之爲言會也會合衆瀆遞會遞大而至於川故百川雖大舉不得瀆名而唯原泉之初出者爲瀆故曰獨小曰瀆也四瀆之始亦由原泉初出未始非獨小之瀆也及其出山放乎中流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其他枝水入則吞之自失其名而是瀆也滔滔數千里體大名益大自原泉直達於海故曰發源注海言至注海不失其發源獨行之名獨大曰瀆此之謂也吾謂古人文章一字不苟下於發源二字見之矣而獨小之瀆山下出泉庸非獨乎然此一瀆也彼又一瀆也衆瀆注澮名之曰澮便失瀆名由澮而溝而谷而谿以至於川遞注遞大遞易其名皆非獨大之義故必其始之獨小者得專瀆名也疏爾雅者不知注澮曰瀆爲獨小之義而泥四瀆獨大者以解之於五注字一線上溯文義不可通於是遷就說之而曰山谷水有不盡注於谿者則注於溝自溝注於澮自澮注於瀆如此則瀆爲大矣以小加大去順效逆不顧文理之安此何說也谿在谷後故谷水注之以注於川溝在谷前故溝水注谷谷安能轉注於溝耶若澮又在溝前瀆更在澮前澮注溝溝安能轉注於瀆瀆注於澮澮注於瀆改注溝曰瀆而曰自溝注於瀆吾雖欲從而爲之辭吾將何說之辭耶漢水之入江也禹

貢曰江漢朝宗于海似漢有與江竝大之勢然漢不得名瀆者入江後卽失漢名而附庸於江特書曰東爲北江可想見其不得名瀆之故矣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附及水地管見就正

漸浙二水判然兩源王秋告別時已聞命矣及讀大著浙江圖考据漢書說文辨證以漸爲浙之非於是千餘年來浙江之名雖學士文人不能別白而了然於心者一旦復還舊觀眞快事也謹案圖考所引地理志嶓江水分江水漸江水穀水武林水諸條爲之尋其脈絡辨其經流旁入一一詳著案語以疏通而證明之浙漸之爲二水豪無遁情矣至說文江沱浙漸諸字排比離合伏讀案語云江字下次沱沱字下次漸云江水者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指嶓江也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江無涉如此指畫尤爲明辨且皆更見古人義例之森嚴瑤田於此嘗竊取而申論之以謂沱爲江之別出江而復入於江者也浙爲分江水之委至其折處而後入於海者也以其別於江而折於江故江下次沱沱卽次浙以類相從也若漸水出南蠻夷中江水出嶓山西徼外蜀郡在西北丹陽郡在東南遠不相及宜說文漸字之次越浙字多至四十二字而兩不相涉也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沔水篇云山海經曰之浙江也又云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之又云穀水又東入錢塘而左入浙江伏讀案語云以漸爲浙

白鄒道元始自有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莫有能詳者矣其所云浙江正穀水也不知漸之非浙既以穀水當浙江遂莫能辨穀水矣瑤田讀此案語乃知酈氏誤漸爲浙卽不得不弁誤穀爲浙不知穀水乃經流而漸水從上來入之今反以漸爲經流冒以爲浙轉謂穀水來入之宜其不識岷江之眞浙而冒漸以爲浙矣有此案語剖辨詳明漸水安能復冒爲浙耶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漸水篇云浙江又東逕柴辟南伏讀案語云此條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伏讀案語云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於沔水下之南江而羼入漸江水下之敘浙江肌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瑤田讀案語至此然後嘆古籍雖已湮訛而舊蹟尚可從若滅若沒中尋繹酈氏自有刮膜金篦而乃善刀而藏由其無如月之書眼故不能罅隙無不到耳今於案語中揭出使浙江本屬岷江不得誤爲漸江者所以訂正酈氏不但以矛陷盾乃有披沙揀金之妙由是浙江之久假不歸至于有餘年者豁然確

斯蓋其眞之不可沒原未嘗不藏於訛涸中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一經昌黎氏之張皇幽渺尋其墜緒乃如懸之衆閒無不見見而聞聞之也柳瑤田於水地之學窮有管見蓄疑既久今請牽連及之以就正於左右焉以謂六朝以下之傳聞不足以掩秦漢魏晉之舊蹟焚阮以後之記注不足以亂夏書禹貢之經文如以丹陽郡石城之分江水爲禹貢有北有中必有南之南江竊恐是酈注之誤求其所據竝無確鑿之證不過引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一語不知此語乃酈注隨手增成之詞今案地理志石城縣下但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見南江字至會稽郡吳縣下亦但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與分江水豪不相涉酈氏紕合之說恐無徵不足信矣細考酈注語意不本漢志不本水經今二書具在可覆按也謹案地理志蜀郡湔氏道下云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以爲禹貢之北江也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以爲禹貢之南江也又按水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亦不見北江南江字與地理志不異而酈氏則於經文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注云江卽北江也是坐定嶓江爲北江卽不得不以分江水爲南江然據經文無南江字卽不得不增成地理志曰江自石城逕吳國南爲南江以爲分江水爲南江之根

然而去吳縣南江在南太遠矣故酈注之敘南江也据定其所增成之地理志凡七見南江字乃得與吳國南相連屬究自石城至此冒南江之名而存者與地理志水經二書文義大相齟齬矣即以水經末篇證此注其末篇云中江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其意蓋以沔水篇水經經文本無南江故於此篇亦不見南江酈注之補苴不合於水經於茲可見況水經本無北江中江與漢志同則末篇之所謂中江北江者恐是後人羼入依傍漢志而又不解漢志之三江實別有所屬也請据漢志而申論之會稽郡吳縣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何以知其必爲職方之三江而非禹貢揚州三江既入之三江也蓋有本證焉山陰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禹貢無會稽也吳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藪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禹貢無具區也必見揚州山揚州藪文義與三見揚州川同足以見之矣又有旁證焉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曰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浸與職方氏幽州其浸曰淄時同禹貢無幽州也地理志又曰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并州山涿郡故安閻鄉易水所出并州浸太原郡鄔縣九澤在西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鹵城虖沱河東至參合入虖沱別并州川與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沱嘔夷其浸涞易同禹貢無并州也

至於他州之見於地理志者曰荆州山荆州藪荆州川荆州浸曰豫州山豫州藪豫州川曰青州川青州浸曰兗州藪曰雍州山雍州藪雍州川雍州浸曰冀州山冀州川冀州浸如此之類皆與三見揚州川者同一例無不與職方氏所載相符合而以之校錄禹貢則有無同異迥然如方員之不相入也於此可定地理志之南江北江中江實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無疑矣而地理志淄氏道之江水不見北江字石城之分江水不見南江字益可信其不肯破嶓江以爲北江也水經之不破嶓江義與漢志同故敘分江水則曰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絕無絲毫牽帶南江也然則班氏之於岷江也大意蓋謂江水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者爲江之正流分江水行千二百里者爲江之枝流江水之義止於此而禹貢之三江亦於此見之矣酈氏讀水經未達作注至此先有南江橫於胸即不能不從而爲之辭遂於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直注之曰江即北江也以便派大江爲北江又未達經文轉寫之譌將第二个其一字爛在爲大江之上因以意駁之曰經書北則可餘姚則非意謂至餘姚者爲分江水而乃譌互爲大江耶然此是酈氏譌中又譌不必與辨其大繆在因譌北江而又改竄地理志以吳縣之南江上通分江水以與大江分南北增出分江水之南江於是分江水之正流漢志水經以爲至餘姚入海者不得不變爲南江之枝分矣蓋其所謂南江者實靠定吳縣南江在南句爲左證以上通分江水故敘南江之正流不得不入

太湖而出太湖以就其所引吳國南之南江夫既以此爲南江之正流則分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者不得不以爲枝分者矣瑤田繙考古籍編搜遺編絶無以分江水爲南江之一語卽其所引郭景純之言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然鄘氏之浙江指謂漸江不謂分江水況分江水之首受江處則又與其所謂浙江絶不相蒙也漢志水經不以嶓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恐違禹貢經文而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實指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亦既信而有徵矣鄙意寤見一隅疑終難明呈之左右幸進而教之拙著禹貢三江考一編因丙申在都聞金戴二君之緒論竊以爲有難通處偶有所見碎錄之不以示人厥後金君成書載君未有著錄至於諸家之說悉心推勘似與禹貢經文未能鉤貫雖復條舉件繫再三送難殊難折衷東之高閣久矣昨爲整比不欲棄置權付開雕反復校錄剞改頗多隨後刷印成書鄒呈大教瑤田平生他無所好惟以看書自尋樂處往時無日不伏案今白夏秋以來僅存右目漸如雲遮不能觀書全無生人之趣自分無所成就有負許與盛心皇恐無地劉端臨氏遺書當已刻成幸賜一部臨書無任依馳之至

瑤田又按班氏作志蓋以職方氏之三江不必上同禹貢以謂虞夏至周相距千有餘年州名且從異制山川何必一同其於水地多引禹貢以實之者無疑義者也而見於職方氏者時殊世易不能盡一因特出一例顯示之書法曰某州山某州川某

州數某州浸者以謂此其不必同於禹貢者也不須紐合無事
幹旋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其斯之謂與觀地理志敘開章既錄
禹貢全文錄畢即曰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監二代而損益之
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州以爲幽并故有周官職方氏於是復
錄職方氏全文是明知二書有異同兼收而兩存之耳又按後
漢郡國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二江並襲班志而吳之南
江獨逸之而不襲其說揆彪之意以謂禹貢但見北江中江不
見南江吾釋禹貢何必增出南江亦不辨班志之南江北江中
江果何所指也此所謂知者見知仁者見仁是或一道也彪豈
胸無成見而自說自話耶朱子注論語曰七尺曰仗注孟子曰
八尺曰仞各從舊注一似進退無據而不知其爲闕如之體例
也偶有鄙見敢附呈之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四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水地小記

歙程徵君瑤田著　學海堂

周官畿內經地考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司馬法王國二百里爲甸地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稍地司馬法三百里爲縣四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地司馬法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畺地司馬法五百里爲都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

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注千夫二鄙之田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注萬夫四縣之田　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加於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量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其法起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賈逵注左傳馮掩書土田九事之一見春秋正義　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則鄭氏是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

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注云六鄉之民七萬五
一家受二夫甸稍縣都通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
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二　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
言近縣師　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遂人注　不
但與經相戾卽與其自注亦不相蒙矣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
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
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
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
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

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
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疆地案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
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
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疆稍縣疆皆有
餘地亦謂之公邑注云公邑六遂餘地自此以外皆然疏云公邑有四處　今於甸言餘地
於稍縣疆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
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
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
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疆王子弟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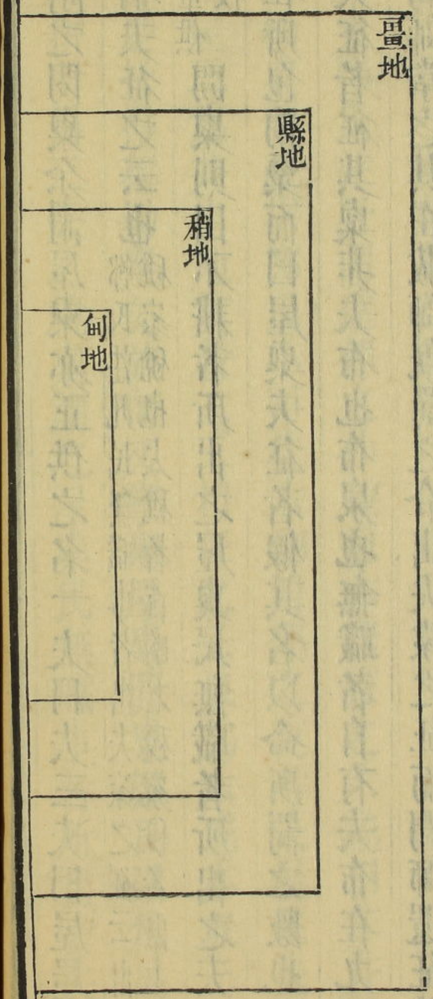
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至於畿內受田三等之法遠近三等區別之例與夫受田大共之夫數今據鄭氏之注載師者言其略焉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宮室涂巷三分去一爲三百萬夫餘六百萬夫以家受二夫通之實受田三百萬家然遠郊之內與甸稍縣都所去之數不皆三分去一也其通之之法亦不皆家受二夫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者則三分去一而甸稍縣都之九十六同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不必三分去一以所去之一又六之而存其一實爲十八分去五故遠郊之內除所去之數實田二十四萬夫甸稍縣都除所去之數實田六百二十四萬夫綜計之所去止二百五十二萬夫無三百萬夫所餘有六百四十八萬夫不止六百萬夫是故遠郊之內受田之法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制通之三家六百晦是家受二夫也六鄉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五萬夫又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約九萬家家受一夫得農夫之半以家二十五畝計之定受田四萬五千家綜計之爲定受田十二萬家甸稍縣都受田之法以上中下三等有萊之制通之三家六百五十晦是六家受十三夫也甸居十二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七十八萬夫六遂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六萬二千五百夫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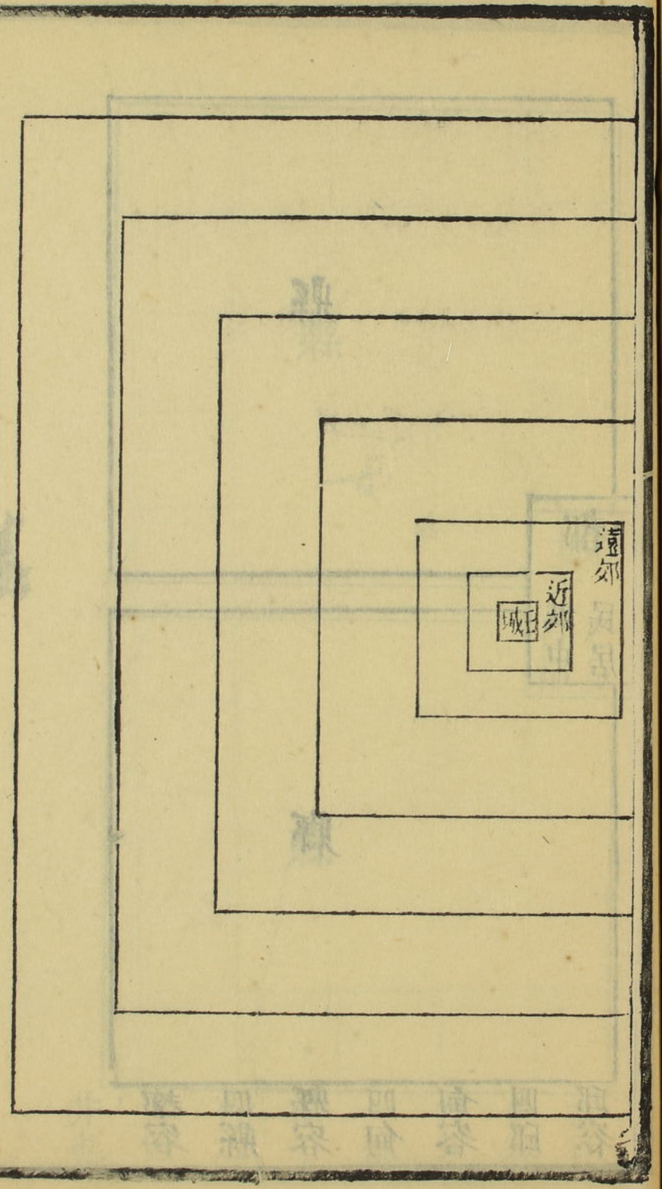
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十八萬五千家以爲公邑綜計之爲定受田三十六萬家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五百四十六萬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百五十二萬家其三等采地鄭氏所未聞故正田無定數以其餘爲公邑者亦無定數合甸稍縣都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加遠郊內之十二萬家雖所去之法不同故所餘夫數六百萬夫外實羨四十八萬夫然以所羨數爲六家加一夫之數適加四十八萬夫於是大共計之而百同定受之田實止三百萬家也又案鄭氏注小司徒云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注又云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注又云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　據此則縣之田才二十五里都之田才四十里而鄭氏之言卿大夫采地者乃曰二十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者何也蓋舉一同之田四之一與十六之一而言之也農之餘夫年三十有妻者既受田如農夫矣年二十受田則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而士工商之餘夫其受田五口當農夫一人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鄭注云公邑之在稍縣畺也雖爲井田之餘其稅稟亦如六遂公邑同用貢法與載師職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氏

注國宅凡爲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蓋以廛里爲民宅則國宅宜爲官吏所居矣自郊至畺之所征其井田之法周人百晦而徹宜無輕重之差者也而鄭氏注乃謂田稅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者何也案許愼異義公羊說十一而稅遠近無差鄭氏駁曰周禮稅法輕近重遠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井田之稅粟謂之糈粟以民相助作所出者旅師掌聚野之糈粟鄭氏注野謂遠郊之外蓋包六遂言之六遂田非井授而云糈粟者疏據鄭氏小司徒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之云以爲六遂亦取三三相係是皆得稱糈粟矣旅師又掌聚屋粟閒粟鄭氏以爲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謂之屋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謂之閒粟余謂屋粟亦正供之名一夫曰夫三夫曰屋屋粟者猶夫征之云也（鄭氏注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云出夫家稅也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供繇役）閒粟則田不耕者所出之屋粟民無職者所出之夫征皆在所包閒粟而曰屋粟夫征者假其名以命所罰之數也是故夫征者征其粟非夫布也布泉也無職者自有夫布在九賦中閭師掌之其在載師既罰之令出夫家之征而閭師還征其賦案鄭氏雜問志云稍縣都鄙有公邑之民曰率出泉邦國都無曰率之賦曰率者鄭氏以漢法況之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也然則受井田出糈粟則無夫布今無職者夫布與夫征並令出之所以示罰也宅不毛者宅即夫一廛之廛鄭氏謂廛爲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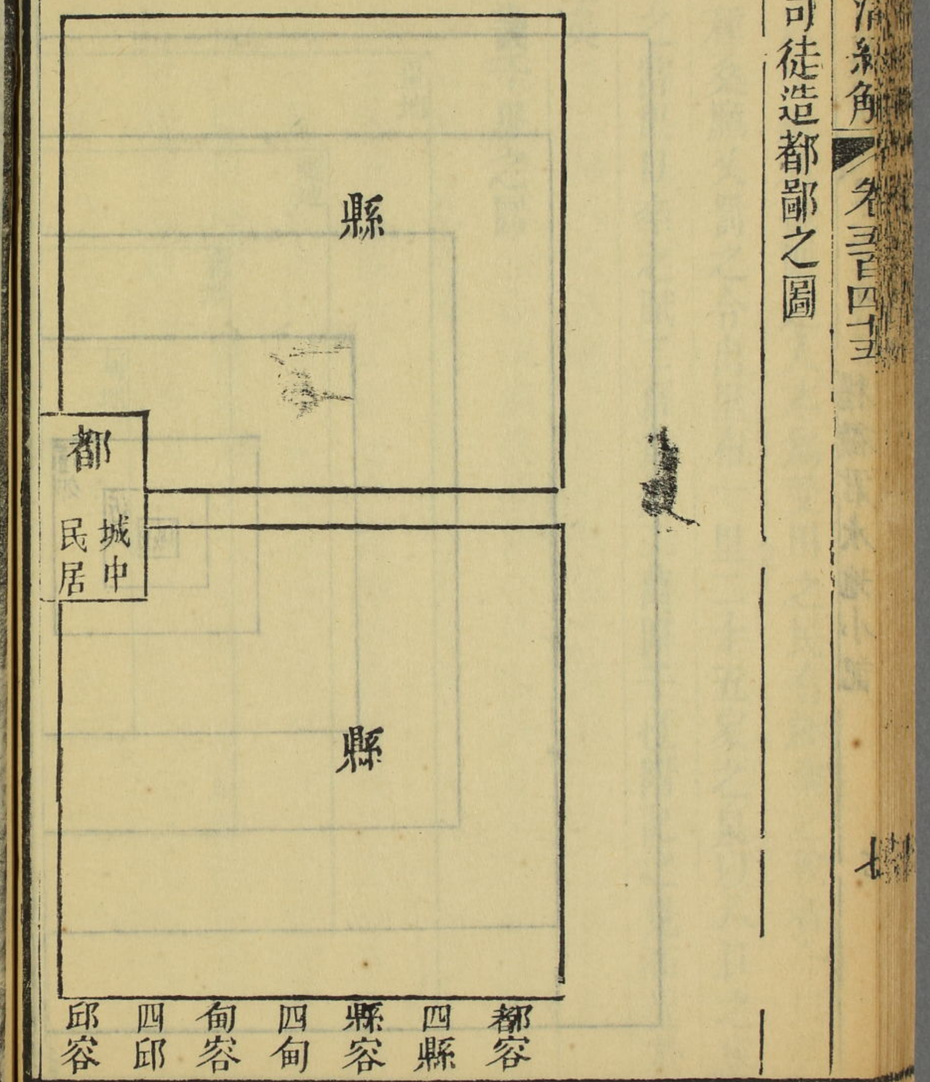
之以桑麻者也則是人本爲受田之民有耡粟之稅者今以其不種桑麻又罰之令出里布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以八口之家率之當出口率之賦二百爲錢二萬四千也附記之見布異於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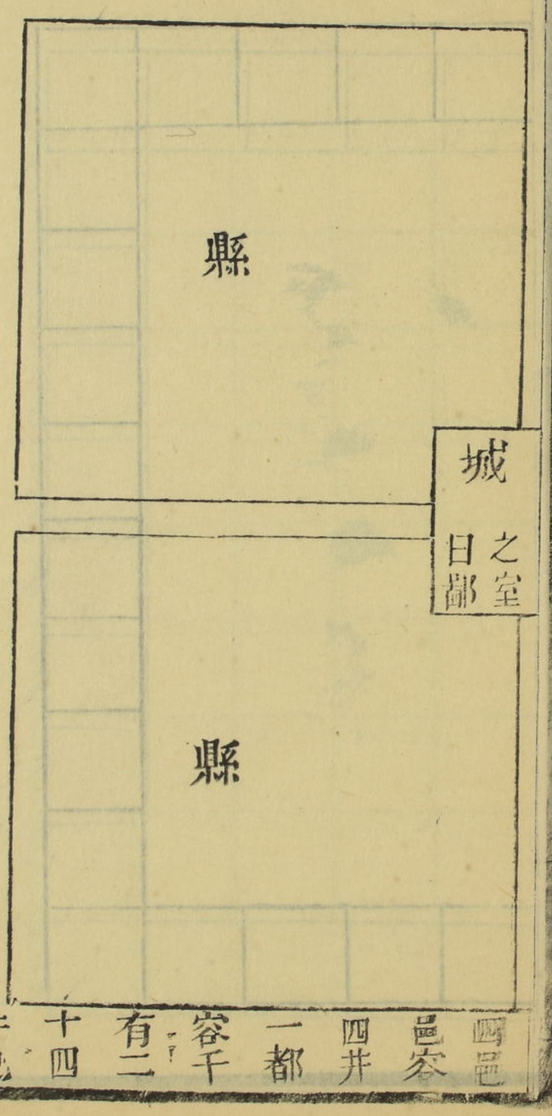
王畿千里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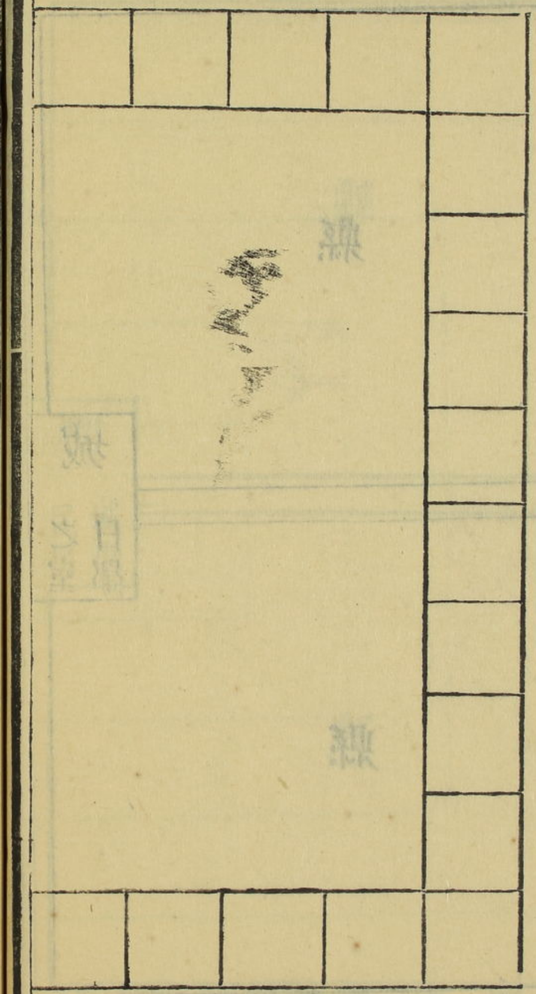


大司徒造都鄙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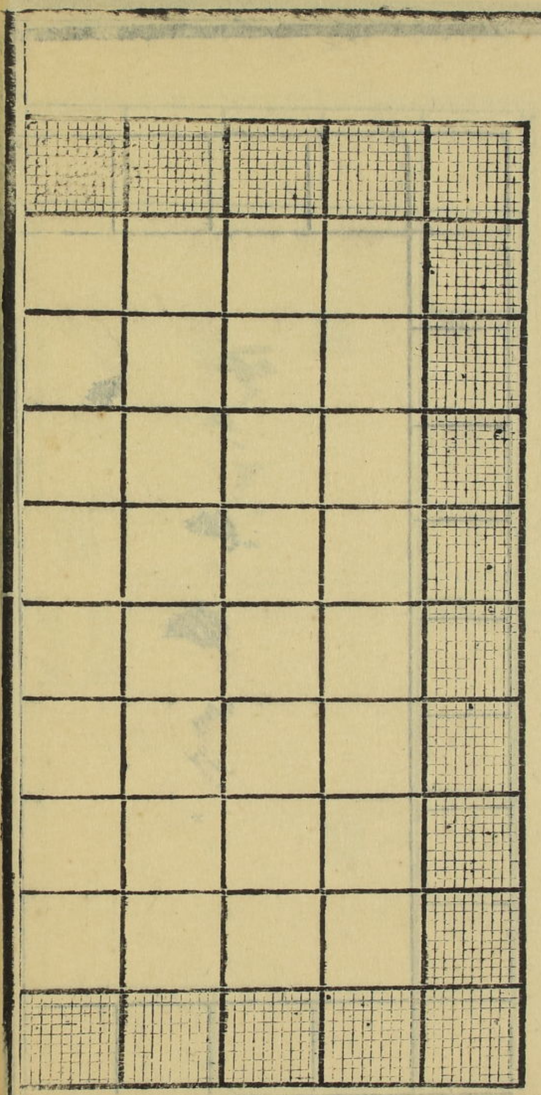
小司徒井牧注每甸旁加一里爲一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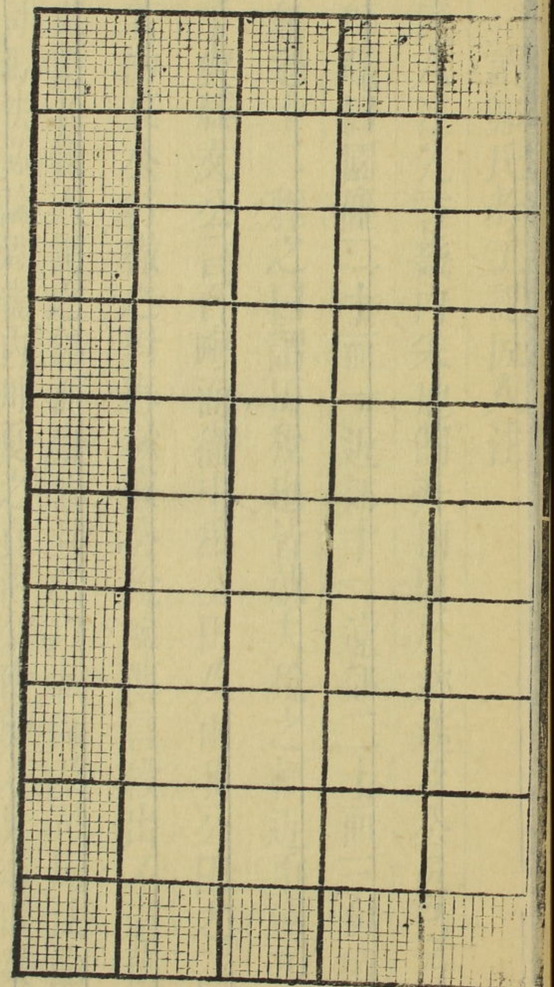
丙大方空四邱爲甸方八里外小方空容井一里也



小司徒井牧注四都旁加十里爲一同之圖



內每方空中容前圖一成也外小方空則容一井



讀鄭氏考工記匠人注

余讀匠人注先言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已乃復引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釋之曰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又引孟子與滕文公言百晦而徹中爲公田及雨我公田之詩又引有若勸哀公行徹之對春秋宣公稅畝傳言穀出不過藉之文謂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且曰以載師及司馬法論之疏云司馬法必論周畿內用夏之貢法余儕所不見遙田案鄭氏小司徒注引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之云卽載師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之事觀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以爲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卽爲井田稅夫不與畿外同最得鄭氏之指賈氏泥於用貢法者爲鄉遂不井授之田遂疑司馬法別有所論鄭氏據以爲言而今逸之爲余儕所不見茹未曉鄭意矣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

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又曰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益據載師職及司馬法言王畿千里內無公田也余因是復詳考鄭氏地官諸職之注其注大司徒職之言造都鄙也則以易不易之地屬之井田爲都鄙法故其注云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其注小司徒之制邱甸也則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又曰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是井田之在都鄙者謂之易矣及其注載師也則以遠郊之內四同之地爲易不易之田其稍縣都之田一潤甸之有萊者都計之以爲九十四同其言郊內之四同也則曰六鄉之民受地若干井共餘又悉數其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以足其數又據遂人職言餘夫在遂地申因詳及於士工商之從夫爲出耕公邑其言甸稍縣都之九十六同也則總舉受地之數但別之曰其在甸若干家爲六遂餘則公邑其注甸地之公邑也則曰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又推論之曰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中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所謂或謂者據司馬法言之也又注任地之征云征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自是之後注縣師則曰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疏云郊內謂之易無文大司徒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君水地小記

再易司徒主六鄉至注遂人主六鄉則六鄉從易可知遂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其注遂人掌邦之野則曰此野爲甸稍縣都同爲外與郊之爲內者異也民言甿異外內也是以甸稍縣都從甸同謂又注其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是以甸之地同於稍縣都之遠而郊內爲近地也又注其治野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云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然則鄭氏於注載師以下皆是以稍縣都從甸同謂之野其受田一如遂人之爲有萊者以與六鄉之在郊內者大別之矣大小司徒之注則固依經釋義與載師各不相蒙矣而匠人注乃先正言畿內井田爲采地及采地之所在與小司徒相爲表裏又引載師與詩春秋論語孟子相提而論分別畿內畿外公田之有無然亦不爲載師斡旋之使與大小司徒之義相比附然後知鄭氏說經於所聞異辭難主一說者但依經釋之蓋亦聖人多聞闕疑之指也與

史記言人言事往往與表互異如聶政傳嚴仲子事韓哀侯與相俠累有郤在列侯三年索隱曰案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太史公闕疑傳疑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然則古人著書於所聞異辭而無所折中者必不爲苟同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五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六

解字小記

果贏通義說

學海堂

歙程徵君瑤田著

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穢禾穗果贏也果贏之云猶華英作苞時呼蓓蕾孤毒之云也然散文則果贏二字異義說文贏作蓏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鄭康成注儀禮既夕篇同廣韻又引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漢書食貨志師古注引應劭張晏二說下又云臣瓚曰案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集韻又云一說有殼果無殼蓏說固紛然雜出矣皆依聲命名益不可爲典要不得是此而非彼也然以字言之㊉在木上曰果別果於木則謂草實曰蓏其說該備故玉篇亦云蓏草實也合二字以爲言則成雙聲叠韻里諺所稱雖婦

人孺子見物之果蓏然者皆知以果蓏呼之雖微草木之實苟類是卽無不可與之以是名也是故果蓏之實栝樓栝樓者瓜之合聲瓜古音孤果蓏者瓜音孤而屈其中畫爲瓜形也果蓏蒲盧爾雅在釋蟲說文以爲細腰土蜂方言云蠮螉蜇南楚或謂之蛝蠮聖人之繫易惟變所適而況其凡乎作果蓏通義說

禾字義說

小雅常棣篇鄂不韡韡鄭氏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不字義人鮮知者鄭氏以柎曉人非謂柎譌爲不而欲改其字也故左氏傳曰三周華不注山酈氏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而說者以爲山如華跗之著於水又爾雅釋山曰再成英一成坯蓋亦以華狀之坯卽不一成者如華之有鄂足華英在不上故山再成者如鄂不之承華英也此皆不字本義見於經傳可考者不字象形一下凵象鄂足著於枝莖三垂象其承華之鄂蕤蕤也然則字之與不音同義異合實曰字鄂足曰不惟變所適則二字恒相通也鄭氏答張逸問柎一稃二米曰柎卽其皮稃亦皮更無異稱詩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周書王會篇作稃茇且不惟字不通也付與字不亦相通故鄭氏言鄂不當作柎而玉篇亦云柎花萼足也說文稃又作粰乘稃字書或作紱覆車之罦字書亦作罘蓋付字从寸與字从爪者同義余故曰爻从兩爪順逆相承非从左手之手也王伯厚難韓詩荼有梅謂荼是零落之意摽乃擊之使落與寤辟有摽之訓爲

拊心同意蓋謂二文全不相涉不知荂拊之从孚从付其義自
通九歌揚枹拊鼓王逸注枹一作桴字書諸从孚声者又或从
包考古者無拘無鑿殊未可以輕心掉之然而其指微矣

秀采字三字義說

太傅禮少閒篇云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字矣內經四
氣調神大論云使華英成秀据爾雅榮而不實謂之英不榮而
實謂之秀英秀二字義固殊矣然當春時萬物以榮則雖不榮
而實者其未成秀之先生意勃發之始亦得謂之華英此太傅
禮內經之文所以於物之秀者竝以華英言之余以謂物類稱
名有不可爲典要者往往而是然皆物理自然之大致古人因
其勢而任之無所更易於其開而變通之義於是乎在抑余因
太傅禮秀孚二字連文云而紬繹之略得孚字之義乃益信余昌
者論秀字爲得其旨又据孚字與采字竝从爪者其義同也余
之論秀字也其言曰秀不作采也采益穗
作采鬣蓼外吐之形余嘗目驗禾作采時先生其所謂孚而未
本字　从禾禾下乃者象禾
成孚者兩葉中含鬣蓼數莖不得以花名之故爾雅云不榮而
實謂之秀也昔之人因象其數蓼莖之形而制秀字然秀即
其采也命其孚中之所含者曰秀竝其孚而言之則曰采故制
采字从禾上爪者象其秀含於孚中之形也孚則其成實甲然
者矣然孚甲亦有別包於甲外者爲孚而或甲外無所包則甲
即其孚也說文孚从禾旁者後人益之太傅禮去禾乃其本字
秀既實矣中含子而包乎外者乃得孚名故制字从爪从子言

是吐秀之采今又甲然合其子矣說文釋采字云禾成秀是也又云从爪禾人所以收失其義矣方作采遂言收耶剞收禾以銍刈不得言手爪之也唯以爪爲象秀采之形而孚上之爪亦不作手爪之爪則三字皆得其條貫證之以太傅禮而古義爛然說文釋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孚信也而徐鍇增成其說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鳥裒恆以爪反覆其卵此恐於說文之指亦猶未得也案方言北燕朝鮮洌水之閒謂伏雞曰抱其卵伏而未孚始化曰涅淮南子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覆之則亡形矣然則孚爲將成雞之名如禾秀成實也抱卵曰伏不謂之孚莊子亦作伏卵漢書五行志亦曰雌雞伏子伏古音同奮今吾豫言伏卵猶呼創奇安得以鳥裒釋孚字耶且亦不足明孚信之義夫信之言實也孚中有子曰實莫信於是矣乃遂決然定此三字之義不敢舍孚甲之云而皮傅於抱卵之說也鄭氏月令注云麥實有孚甲菽實孚甲堅合釋名云覈孚也如孚甲之在物外也抑余於說文中又得受字許氏解之云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余謂華英開後及秀不實者動則落焉謂之受从兩爪相承下倒者已落飜飛之象也受从兩爪相承與非之制字則在受字之先其原皆从中而化焉者也又見趙邠卿孟子塗有餓莩注引詩云莩有梅莩零落也易標爲莩孫奭音義載丁公音以爲韓詩也雖王伯厚言標與莩通非是破韓詩作莩之義然余以爲韓詩所謂莩者即受字轉寫之異受落也故落實亦因謂之受韓詩未可遽非而孟子塗有餓莩乃言人飢腹中空而死如華秀不實者之

受落也如此則受爲不實而落之義與孚字正相反斯爲不失古人制字之本而采字字从爪余謂非手爪之爪得受字一證其義更明矣又案象形之字有可直象其形者有象其形猶必从其所屬之字者如秀字徒象其形而不从禾則與乃字涸果朵字使不从木與田几字無以異矣故衰字持象形又必以衣者意益如此亦有象形字後人益以所屬之字若左之爲肱囟之爲窗此類甚多然秀字非其例也

阮中丞收藏宋拓本鐘鼎款識册中京姜鬲寶字考古文逸而失傳者多矣往往於金石款識中得之閒嘗拾瀋收燼隨筆錄之不下數十事茲不複見是册中京姜鬲寶用之寶作古文省體也因悟世所流傳錢刀有齊之大貨即墨之大貨皆二事自來不辨大爲何字數十年前有以爲太公二字互文者大互下爲太U互上爲公其說太曲不可從近又或釋爲吉貨由款識中吉金字通之然曰吉貨似亦非古人文理證以是高古字大之爲寶無疑矣曩見豐潤文廟牛鼎中有兩器字自隨隱漫錄釋兩爲宋後人因之於是劉宋趙宋之辨紛然起矣余據辭氏款識祖辛卣寶作(王)爲證斷爲寶器而改釋之遂覺譌作宋字者爲不可通矣按(古)古等文嵌寶字內者款識中常見之及其作省文存宀則更省U存U則又省宀京姜鬲之古錢刀之大是省宀存U者牛鼎之(祖)祖辛卣之(王)是省U存宀者於此又可得古人省文之法矣又册中收矩仲簋銘有(圓)字釋作置法帖作賓曾見綏賓和鐘銘曰(圓)文與此同當從

法帖作賓是又册中收晉尺其背刻篆文十九字云周尺漢忘鏄欵銅尺後漢建初（中丞校作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瑤田按愼齋先生考定諸家之說周尺得開元錢之八枚以較此晉尺短一寸一分漢尺得大泉之十枚以較此晉尺長二寸三分又按曲阜孔氏所藏慮虎銅尺造於建初六年即建初尺也以較此晉尺長二分強皆不相合惟瑤田据食貨志王莽所造貨布貨泉及大小泉流傳於今摹其邊郭完好者互相比較定爲莽時造錢布之尺與此晉尺豪髮不爽劉欵莽國師也然則尺背所謂鏄欵銅尺者即余今所定之莽尺於此可見莽所造錢布無不精美也而建初尺之造於慮虎者獨長二分余意其時海內無一縣不遵制造尺稍有贏縮亦勢使之然不害其爲大同也因論古文附錄此尺益見宋拓本之可寶貴也

說文引經異同敘

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爲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又孟子疾首蹙頞頞字說文釋之曰鼻莖也蹙其鼻莖乃與疾首相貫是憂之形於面目者若作額額之字與伸眉連文則可人有所思輒伸眉以蹙其額蹙額非憂之容也凡此之類難遽數之以終其說而吾東冶則盡取其所引經之異同者裒爲一書有文同者有文異者有文異而義同者亦有文異而義亦異者如爾雅四極西至汉國說文云西極之水也今爾雅作幽

風字字或作邠邠地近安得云極耶

說文統系圖跋

說文爲治經之圭臬今天下一童子知之然實有功於經不淺小也如楪閱持也又云匹八楪一匹不有說文則易繫傳楪之以四以象四時不知楪爲閱持兩手閱容五尺矣禾嘉穀也釁赤苗嘉穀芑白苗嘉穀不有說文則生民之詩維糜維芑雖有爾雅毛傳赤白苗之釋已不知其爲嘉穀之禾而後世更誤爲赤白黍者益不能正其非矣稟嘉穀實也米稟實也粱米名也益儀禮諸篇簠簋實中之加膳與稷有貴賤之殊不有說文則周末秦漢諸說經者不辨粱之爲稟因誤以稟爲稷雖以康成之卓識破先鄭九穀無粱之說補全經義而人卒莫之

信者不能正其非矣糜麋也麋穊也今北方有麋農人皆知之爲黍之不黏者不有說文則人又盲之以爲稷矣稷齋也齋稷也稅稷之黏者今無論北方即天下人皆呼謂黍爲秫秫其稟爲稅稭雖蚩蚩之氓皆知作秫字以記其穀名而學士大夫反昧焉不有說文則稷之盲粱於唐以前胥察於唐以後者終古不知稷之本穀未嘗一歲不生於天地閒矣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與考工記冶氏之制無豪髮差焉不有說文則人且誤釋考工之文矣墠射臬也讀若準故周官司裘注云侯以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臯釋文臯亦作準而毛詩疏引鄭注謁作質且云質者正也是鄭注刊本字畫已譌而尚存其似詩疏更譌而易其文與義不有說文則皆莫能是正之矣荔似蒲而小

根可作刷今北方東其根以刷鍋不有說文則李時珍誤以爲
馬帚之幷不能正其失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聲律小記

學海堂

欽程徵君瑤田著

周官三大樂鄭注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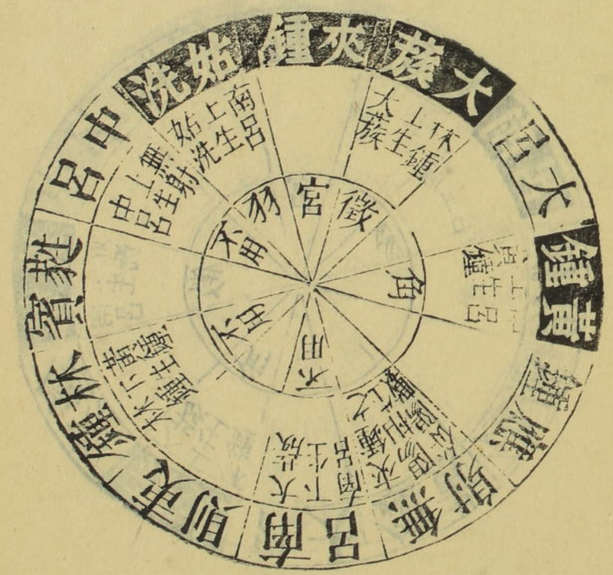
周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凡
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黃鍾爲宮大
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此三大樂采用還宮六十調之法
而非本宮所還之角徵羽也即以函鍾爲宮言之四律順生函
鍾生大蔟徵也大蔟生南呂商也南呂生姑洗羽也今不曰徵
而曰角不曰商而曰羽不曰羽而曰徵是無商之名而有商之
實謂之祭不用商可乎惠氏士奇著禮說論三大樂綦詳其言
曰圜丘六變三宮四均方丘八變宗廟九變四宮四均蓋謂圜

鍾函鍾黃鍾即以其宮爲均黃鍾角者夷則宮之角也大蔟徵姑洗羽者林鍾宮之徵與羽也大蔟角者無射宮之角也姑洗徵者南呂宮之徵也南呂羽者黃鍾宮之羽也大呂角者南呂宮之角也大蔟徵者林鍾宮之徵也應鍾羽者大蔟宮之羽也凡此皆以其宮之或角或徵或羽爲均也如此則猶是以黃林太南姑應蕤太夷夾無中更相爲宮者任舉一宮循其序而還之皆可爲均用以起調畢曲而無陵亂舛互之嫌故是尙也惠氏又曰古者一宮四調沿及魏晉三調猶存曰正宮調曰清角調曰下徵調而羽調亡矣又言國語上宮爲清角下宮爲下徵皆是與三大樂相發明然遽欲持其說以難鄭注則不可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蓋以聖人制作皆其精意所存此宮必此角此徵此羽以配之豈苟焉已哉於是以聲類求之而得其不用與辟之之故而爲之說初不謂其爲本宮所還之角徵羽也如謂注卽以爲本宮之所還則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鄭氏之說且在可覆而視也由其說之不相入而知其指之各有歸矣安得輕議之乎爰錄鄭注且爲圖以明之

鄭注圜鍾夾鍾也函鍾林鍾也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入宮

天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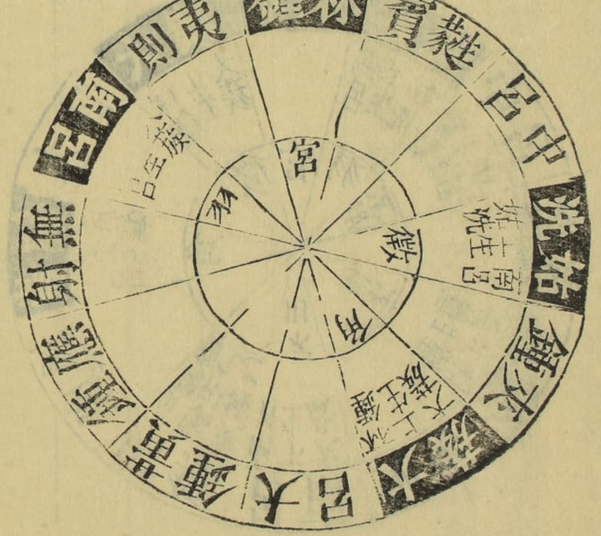
按賈疏以注中從陽數數字作上聲讀謂天宮夾鍾乃陰聲而其陽則無射此宮數相生之法當從無射陽聲數起故其陽無射句下不添不用二字者非不用也若用之是從陰數起矣依疏言凡言不用者皆之陰不當與陽故知非不用乃不能用耳天宮夾鍾卯氣陰呂無射戌氣陽律卯戌相合故曰天宮之陽也林鍾地宮不用者以天尊地卑之嫌而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亦嫌而不用也無射既不能用南呂與之同位故亦不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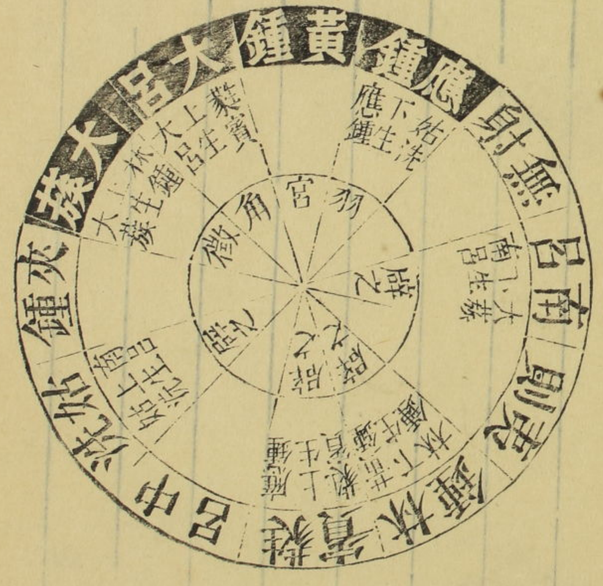
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地宮

按賈疏謂地宮羽爲先生後用徵爲後生先用人宮徵爲先生後用角爲後生先用蕤謂角徵羽以絲多者居先相次而用之也然則天地二宮宮皆在徵羽之間其角徵二音絲皆多於宮音豈宮音宜用倍律與



按賈疏凡言辟之者爲尊之故林鍾爲地宮辟之無射爲天宮之陽當辟而南呂則與無射同位故亦辟之南呂酉氣姑洗辰氣辰酉相合南呂既辟姑洗因亦辟之林鍾未氣蕤賓午氣午未相合林鍾既辟蕤賓因亦辟之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四十七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